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增补本)

(台湾)三毛 主编

七钟面之谜 不祥的宴会 复仇女神



6

华文出版社

J567.46
75

99520

三 毛 主 编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
(增补本 6)



七 钟 面 之 谜
不 祥 的 宴 会
复 仇 女 神



华文出版社

00228.00212.00246
合同审核登记号

责任编辑:刘万朗 徐顺生 郭增荫

封面设计:冯光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七钟面之谜·不祥的宴会·复仇女神/(英)克莉丝蒂著;三毛主编;陈绍鹏等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5.7.

ISBN 7-5075-0221-X

I. 阿…… II. ①克… ②三… ③陈… III. 小说-选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498 号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选(增补本 6)

七钟面之谜

不祥的宴会

复仇女神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

河北衡水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125 字数 508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32.00 元

ISBN 7-5075-0221-X/I·62

出版缘起

三 三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Agatha Christie)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丽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的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中国，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

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而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的文字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七 钟 面 之 谜

张 国 桢 译

目 录

出版缘起	三毛(1)
七钟面之谜	(1)
不祥的宴会	(263)
复仇女神	(509)

第一章

早起

那平易近人的年轻人，杰米·狄西加，每次两级阶梯地跑下“烟囱屋”的宽大楼梯。他下楼的速度如此急速，因而撞上了正端着一壶热咖啡穿过大厅的堂堂主仆崔威尔。由于崔威尔的镇定和敏捷，幸而没有造成任何灾难。

“对不起，”杰米道歉说，“对了，崔威尔，我是不是最后一个下来的？”

“不是，先生，卫德先生还没有下来。”

“好。”杰米说着走进早餐室里。

早餐室里只有女主人一个，她那谴责的眼光令杰米觉得好像看到摆在鱼贩平台上的死鳕鱼眼睛一样不舒服。真是见鬼了，为什么这个女人要拿这种眼光看他？在乡下屋子里过夜，准九点半下楼来，门都没有。或许，现在已经十一点过一刻，是太过分了一点，可是——

“恐怕我是晚了一点，库特夫人。你说什么？”

“噢！没关系。”库特夫人以忧郁的声音说。

事实上，早餐迟到的人令她非常担忧。在她婚后的前十个年头里，如果欧斯华·库特爵士（当时还没有头衔）的早

餐比八点即使只晚了半分钟，也会令他大发雷霆。库特夫人已经被训练成把不准时看作是最不可饶恕的罪过。这个习惯已经牢牢养成。而且，她是个急性子的女人，她不由得自问这些不知早起的年轻人在这世界上能干出什么好事业。如同欧斯华爵士常常对记者还有其他人所说的：“我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早起，以及规律、俭朴的生活习惯。”

库特夫人是个身材高大，带有悲剧性美感的漂亮女人。她有一对忧伤的黑色大眼睛和一副深沉的嗓子。想找个模特儿画“为子女恸哭的雅各之妻”圣经画的艺术家的，如果见到了库特夫人一定会高兴得大声欢呼。她去演歌剧一定也很出色，演一个饱受丈夫虐待的可怜妻子在冰天雪地里独自蹒跚走着。

她看起来如同深藏着某种深沉的忧伤；然而事实上，库特夫人生活中毫无忧伤可言，除了欧斯华爵士的平步青云，迈入成功之途。她年轻的时候，是个艳丽的女孩，深深爱上欧斯华·库特——她父亲五金店旁一家脚踏车店里胸怀大志的年轻男孩。他们非常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先是住在只有一两个房间的屋子，然后是一幢小屋子，再后是一幢大一点的房子，房子越住越大，不过总是在“工厂”的附近，直到如今欧斯华爵士出人头地，不再跟他的“工厂”相依为命，租住全英格兰最大的最豪华的大宅第便成了他的乐趣。“烟囱屋”是个历史性的地方，向卡特汉伯爵租赁两年，令欧斯华爵士感到他已达到他野心的巅峰。

库特夫人可不怎么快乐。她是个孤独的女人。她早期婚姻生活的主要娱乐便是跟“女孩”谈话——甚至当“女孩”增加为三个时，库特夫人生活的主要消遣之道还是跟她的家仆

聊天。如今，有了一群女仆，一个像大主教一般的主仆，几个各有专司的仆役，一群忙碌的厨房和洗涤室女佣，一个脾气吓人的外籍厨师和一个走起路来飒飒作响的大块头女管家，库特夫人有如一个被放逐到荒岛上的人一般。

现在，她深深叹了一口气，从敞开的落地窗飘荡出去，这倒让杰米·狄西加大大松了一口气，马上自己动手再多吃一些腰子和熏肉，好充实一下体力。

库特夫人悲凄地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然后鼓起勇气跟正以专横的眼光扫视着他所统治的领土的主园丁马克唐那谈话。马克唐那是主园丁之中的头子。他知道他的地位——统治别人的地位。而他的统治——专横霸道。

库特夫人紧张地向他走过去。

“早，马克唐那。”

“早，夫人。”

他的语气就像个主园丁——悲凄，却带着威严——就像葬礼上的帝王。

“我在想——不知道我们今晚可不可以摘下那边一些晚生的葡萄当点心？”

“它们还不够熟，不能摘。”马克唐那说。

他说来语气温和但却坚定。

“噢！”库特夫人说。

她鼓起勇气。

“噢！”可是我昨天在那一头尝了一颗，好像很好吃嘛。”

马克唐那看着她，她脸红起来。他令她感到她自己那样做是放肆得不可饶恕。显然去世的卡特汉伯爵夫人从没这么失礼，自己跑进暖房里摘葡萄吃。

“如果你吩咐的话，夫人，会剪下一串送进去给你。”马克唐那尖刻地说。

“噢，谢谢你。”库特夫人说，“好，我下一次会这样做。”

“可是它们还不适合摘。”

“是的。”库特夫人喃喃说道，“是的，我想大概是还不适合。那么我们还是留着吧。”

马克唐那巧妙地保持沉默。库特夫人再度鼓起勇气：

“我正要跟你谈谈玫瑰花园后面的那块草坪。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来作滚球场地。欧斯华爵士非常喜欢滚球游戏。”

“有什么不可以？”库特夫人自己心里想着。她上过英国历史课，书上不是说法兰西期·狄瑞克爵士正和他的同伴一起玩滚球而西班牙来犯的无敌舰队已经举目可见了吗？这当然是马克唐那无法反对的一项绅士传统。然而她忽略了一个优秀的主园丁的显著特性，那就是反对任何别人向他提出的建议或意见。

“不能拿它作那个用途。”马克唐那不表同意地说。

他在话中加入了使人感到沮丧的意味，不过真正的用意是在引诱库特夫人进一步崩溃。

“如果清理一下，还有……呃……把……呃把那种东西全部砍掉。”她满怀希望地继续说着。

“行，”马克唐那慢吞吞地说，“那行得通。可是这样一来，就得把威廉从下花坛那里调上来。”

“噢！”库特夫人怀疑地说。他所谓的“下花坛”对她来说毫无意义——除了令她模糊地想起一首苏格兰歌名——但是显然这句话对马克唐那来说，是个不可克服的反对理由。

“那将是一大遗憾。”马克唐那说。

“噢！当然，”库特夫人说，“是的。”

然后怀疑为什么她会这么热切地同意。

马克唐那紧盯着她看。

“当然，”他说，“如果这是您的吩咐，夫人——”

他的话吊个尾巴。不过那怀有恶意的语气令库特夫人无法消受。她立即投降。

“噢！不，”她说，“我懂你的意思，马克唐那。不——不——威廉还是留在下花坛工作的好。”

“我自己正是这样认为，夫人。”

“是的，”库特夫人说，“是的，确实是。”

“我想你会同意，夫人。”马克唐那说。

“噢！确实。”库特夫人再度说。

马克唐那碰碰帽子，转身离去。

库特夫人闷闷不乐地叹了一口气，望着他的背影。杰米·狄西加饱食了腰子和熏肉，跨到阳台上，站在她一旁，以相当不同的态度叹了一口气。

“一流的早晨，呃？”他喃喃地说道。

“是吗？”库特夫人心不在焉地说，“噢！是的，我想大概是吧。我没注意到。”

“其他人呢？在湖上划船？”

“我想是吧。我是说，我不怀疑他们是在那里。”

库特夫人转身，唐突地冲回屋子里。崔威尔正在检视咖啡壶。

“噢，天啊，”库特夫人说，“那个什么先生还没——”

“卫德先生吗，夫人？”

“是的，卫德先生。他还没下来吗？”

“还没，夫人。”

“很晚了。”

“是很晚了，夫人。”

“噢！天啊。我想他大概会下来吧，崔威尔？”

“噢，无可置疑的，夫人。昨天卫德先生下来时是十一点半，夫人。”

库特夫人瞄了一眼钟，已经是差二十分十二点。她的心中掠过一阵同情感。

“你的运气非常不好，崔威尔，一点钟之前得把早餐清理掉，同时把午餐摆上。”

“我习惯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夫人。”

话中的谴责意味是高贵化了，但是却错不了。枢机主教谴责一个无心失礼的土耳其人或是异教徒也可能以这种方式。

库特夫人在这个早上第二度脸红起来。一项干扰适时发生，解除了她的难堪。门打开，一个一脸严肃、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探头进来。

“噢！你在这里，库特夫人。欧斯华爵士要你去一趟。”

“噢，我马上去，贝特门先生。”

库特夫人匆匆走出去。

欧斯华爵士的私人秘书鲁波特·贝特门从另一条路径出去，跨过落地窗门，来到杰米·狄西加仍然一脸和善地闲逛着地方。

“早，黑猩猩，”杰米说，“我想我大概得去向那些该死的女孩子们摆摆笑脸吧。你也一起去吧？”

贝特门摇摇头，匆匆沿着阳台走过去，跨进书房的窗门。

杰米愉快地对着他消失的身影咧嘴一笑。他和贝特门曾经上过同一所学校，当时贝特门是个一脸严肃戴副眼镜的小男孩，毫无来由地被封了个“黑猩猩”的绰号。

杰米心想，黑猩猩如今还是跟当时一样是个笨蛋。“生活是真实的，生活是认真的”这句话可能是特别为他而写的。

杰米打了个呵欠，慢慢地逛到湖边。女孩子们都在那里，一共三个——只是普普通通的那种女孩子，两个黑色短发，一个金色短发。吃吃笑声最多的那个（他想）是叫做海伦——另外一个叫南西——第三个，为了某种原因，被人叫做“袜子”。跟她们在一起的是他两个朋友，比尔·艾维斯里和龙尼·狄佛鲁克斯，都在外交部供职，点缀点缀而已。

“嗨，”南西说（或者可能是海伦），“是杰米。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呢？”

“你的意思不会是说，”比尔·艾维斯里说，“杰瑞·卫德还没起床吧？应该想想办法对付他这一点。”

“要是他不当心，”龙尼·狄佛鲁克斯说，“他有一天会吃不到早餐——当他滚下来时只捞到个午餐吃或是一杯午茶喝喝。”

“丢脸，”那个叫做“袜子”的女孩说，“因为这令库特夫人那么担忧。她越来越像是只想生蛋却生不下来的母鸡一样。这太糟糕了。”

“我们去把他拉下床来。”比尔提议说，“走吧，杰米。”

“噢！我们用微妙一点的方法处理。”叫做“袜子”的那个女孩说。“微妙”是她满喜欢用的一个字眼。她用得很多。

“我不是个微妙的人。”杰米说，“我不知道怎么个微妙法。”

“我们明天早上一起采取行动。”龙尼暧昧地提议说，“你们知道，七点钟就把他弄醒。让全屋子里的人都吃一惊。崔威尔的假络腮须和茶壶都会掉到地上。库特夫人歇斯底里发作，昏倒在比尔的臂膀里——比尔则感到如同泰山压顶。欧斯华爵士说‘哈！’他的钢铁股票上涨了一又八分之五点。黑猩猩的反应是把眼镜丢到地上猛踩。”

“你不了解杰瑞。”杰米说，“我敢说足够的冷水可能就可以把他浇醒——也就是说，应用得当的话。不过他只会翻个身又睡着了。”

“噢！我们必须想个比浇冷水更微妙的方法。”袜子说。

“好吧，什么方法？”龙尼直率地问道。没有人有现成的答案。

“我们应该能想出个方法。”比尔说，“谁最有头脑？”

“黑猩猩。”杰米说，“他正好过来了，像往常一样匆匆忙忙。黑猩猩一向是最有头脑的一个。这是他自少年以来的不幸所在。我们交给他来想吧。”

贝特门先生耐心地听着他们有点不相连贯的叙述。他的态度有如一个蓄势飞奔的人一样。他毫不浪费时间地说出他的解答。

“我建议用闹钟。”他敏捷地说，“我自己就一直用一个，以防睡过了头。我发现有时候不声不响地把早茶端进房去无法把人吵醒。”

他匆匆离去。

“闹钟。”龙尼摇摇头，“一个闹钟？要想吵醒杰瑞·卫德，得用上大约一打的闹钟。”

“这有何不可？”比尔脸红，神情热切，“我想到了。我们

一起到街上去，每个人买个闹钟。”

一阵大笑讨论声。比尔和龙尼一起去开车子。杰米负责到餐厅去探视，他很快就回来。

“他是在那里没错。狼吞虎咽地吃着土司和果酱。我们要怎么防止他跟我们一道去？”

最后决定利用库特夫人把他缠住。杰米、南西和海伦去完成这项任务。库特夫人一脸惶惑不解。

“开个玩笑？你们可要小心一点吧，我亲爱的。我是说，你们不会把家具刮伤了或是弄坏了其他的东西，或是用太多的水吧。我们下星期得把屋子交还给屋主，你们知道。我可不想让卡特汉伯爵以为——”

从车库回来的比尔插嘴保证说：

“那无所谓，库特夫人。疾如风布兰特——卡特汉伯爵的女儿——是我的好朋友。再说，她不会拘泥任何事情的——完全不会！你可以包在我身上。无论如何，不会造成损害的。这是件相当平静的事。”

“微妙。”那个叫做“袜子”的女孩说。

库特夫人忧伤地沿着阳台走着，杰瑞·卫德正好从餐厅里出来。杰米·狄西加是个白净、可爱的年轻人，相形之下，杰瑞·卫德可以说更为白净、可爱，而他那迷迷糊糊的表情使得杰米的脸显得相当聪慧。

“早，库特夫人。”杰瑞·卫德说，“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

“他们都上街去了。”库特夫人说。

“去干什么？”

“为了开某种玩笑。”库特夫人以她低沉、忧伤的声音说。

“一早起来就开玩笑有点太早了吧。”卫德先生说。

“现在已经不早了。”库特夫人明白地说。

“我恐怕是起得太晚了一点。”卫德先生坦诚动人地说，“这是件异常的事，不过不管我到什么地方过夜，我总是最后一个起床的。”

“非常不寻常。”库特夫人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卫德先生思索着说，“我想不出来，我确信。”

“为什么你不干脆就起床？”库特夫人说。

“噢！”卫德先生说。这个解答的单纯性令他有点吃惊。

库特夫人热切地继续说下去。

“我听欧斯华爵士说过很多次了，他说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守时的习惯更能使年轻人有长进的了。”

“噢！我知道。”卫德先生说，“我在城里时就得守时。我是说，我得在十一点前赶到外交部去。你可别以为我一直都是条懒虫，库特夫人。啊，你的下花坛那些花真美，我记不得那些花名，不过我们家里也有一些——那些叫什么来着的淡紫色的花。我妹妹非常热中园艺。”

库特夫人的注意力立即被他引开。她内心的冤屈阵阵刺痛。

“你们家的园丁是什么样子的？”

“噢！只有一个。有点老糊涂，我相信。懂的不多，不过你告诉他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是个好处，可不是吗？”库特夫人感慨良深地同意，她演内心戏的角色一定很出色。他们开始谈论起园丁的种种不正当行为。

另一方面，探险队的工作也进行得十分顺利。他们一群人冲进街上一家大百货店，突然地要买那么多闹钟令老板感